

陈可非 著

羌红



羌红 羌族人祈求吉祥的信物 把红红细细的布条挂
在庙宇前的树枝上 或献给尊敬的神和人 祈求纳吉纳
鲁（万事如意） 阿特依娜（一生幸福）

陈可非 著



羌红羌族，一个不寻常的族群，把红红细细的布条
挂在庙宇前的树枝上，或献给尊敬的神和人，祈
求佑吉纳鲁（万事如意）、阿特依德（一生幸福）

羌红

ISBN 978-7-5006-9147-1



9 787500 691471 >

陈可非 著

羌



红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羌红/陈可非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006-9147-1

I. 羌…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6262 号

责任编辑:万同林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57350404 门市部电话:(010)57350370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16.75 印张 2 插页 285 千字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7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价:26.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目 录

第1章 羌寨童谣	001
第2章 恰同学少年	033
第3章 摇篮曲	079
第4章 丁香花开	110
第5章 使命点燃青春	133
第6章 一场无悔的沉醉	159
第7章 铁血年华	179
第8章 青春飞舞	223
第9章 情殇羌山	242
后记	265

第1章

羌寨童谣

1. 奔流山

在北川县城西南边的密林里,逶迤着一条小河叫苏保河。苏保河确实很小,最宽阔的地方也只不过十几步石礅子,到了狭窄之处,稍一纵身,也就跃了过去。清澈的河水穿梭在两座大山的缝隙里,欢笑着,跳跃着,歌唱着,急切地奔流着,一头扎到岷江去,仿佛一群急于出山去见世面的山里孩子。小河当头,是山民们十分羡慕的擂鼓镇。早在二十多年前,那镇子在当地就称得上繁华了。一条长达一里的街巷,各式买卖应有尽有,街的一头,还有一块宽敞的平坝。到了赶场的日子,这里就像过年看大戏一样,热闹劲儿无法形容。人们背着背篓,挑着箩筐,汇聚到一起,叫买叫卖,好不热闹。大人小孩想来的都来了,男男女女们穿上平常舍不得穿的新衣裳,到场子里凑凑热闹。吆喝声接连不断:“哪个要大黄鸡哟,你看看,活鲜鲜儿的,拿回去焖了好下酒哇。”“我这儿有老鸭,大脚板的,这才是最好的下酒菜呢。”也有喊着卖山货的。在苏保河两边的山上,生长着不少各式各样的宝贝,有吃的、用的,还有珍贵的药材,这些都是山民们换点钱维系生活的重要来源。山里难得热闹一回,赶场真是个好日子,虽然每次山民大多都要赶上几十里的山路过来,可谁也不想错过了这样的好日子。

从苏保河侧面的羊肠小道上山,走不到二十里,便有一块坝子,住着几十户人家,这里就是陈山村了。陈山村是个羌族山寨,在外人看来,也着实是个漂亮的村落。山坳上,祖辈留下的碉楼残垣还若隐若现。山洼的平坦处,一座座土木结构的房屋掩映在成片的树林里,再加上家家户户升起的袅袅炊烟,真让人以为进入了童话的世界。

羌寨常被人称为“云朵中的村寨”,陈山村也不例外。一年四季,不论春

夏秋冬,每到日出之前,雨雪之后,浓浓的云雾遮盖着半边山,村寨就好像摇曳在云雾中了。陈山村背山而建。背后是绵绵的青山,村前是茂密的竹林,使得整个寨子显得分外秀丽。羌民们非常喜欢那些四季常青的竹子,它是山民们一根一根栽培起来的,是他们的命根子。据说当年红军在这里驻扎时,羌民曾拿它削成扁担,扎成背篓,帮红军担过担子,送过粮食,有的还背过弹药。要在平日里,日子就是过得再紧巴,山民也绝不会砍一根竹子去换钱花的。

村寨背后的山叫奔流山,山势陡峭,山峰险峻,几处曾经因连阴雨而垮崩的山体,还露出深深的沟槽。一遇阴雨季节,山上有些地方就要垮崩,这是常事,长期住在这里的羌民,早已见怪不怪了。当地人把这种垮崩叫做奔流。也许这正是奔流山为何叫奔流山的缘故吧。

山里闭塞,日子是清苦了些。可是多少年来,羌民们祖祖辈辈都一直这样过着,看哪儿哪儿顺眼,倒也乐呵。他们像爱护自家园子一样,爱护着这里的每一把土,每一块石头。就是在当年,红军撤出北川后,川军“开红山”,杀得羌人无家可归,鲜血染红了半边坡,淌到了山脚下的苏保河里,他们也没想着要逃离这块土地。这是祖辈留给他们的生息之地,他们在这里繁衍、劳作,直到最后死去,也得跟祖宗埋在同一片山林里。久居在山里,人们便只能把一份份美好向往,寄托在唯独能与山外发生联系的、挂在山坡上的那条羊肠小道上了。

2. 汉羌姻缘

桂吉邦一家就住在这奔流山下。

桂吉邦其实不是陈山村人。当年,这个老实巴交的汉族小伙子,第一次来陈山村相亲时,身上唯一崭新的东西就是脚上那双草鞋,再惹人注目的就是背上背着的那个背篓了。当桂吉邦在媒人的带领下,背着一背篓砍青的包谷来到陈山村的陈家,羌家女儿陈富蓉偷偷瞅了眼就笑着躲开了。她是一眼就看上桂吉邦了。陈富蓉心里喜滋滋的,好一个眉清目秀的家伙,要不是家里穷了,怎么会“倒插门”到女人家来哩。

因为是“倒插门”,桂吉邦开始还有些不好意思,可当他看见了陈富蓉,那种窘迫早也烟消云散了。这是一个多么水灵的羌家女儿,脸蛋长得就像陈山村那棵柿树上结着的亮晶晶的柿子,透红透红的。桂吉邦抬头看了看四周,一切都顿时充满了亲热,好像自己从小便生长在这里了。从那一刻

起，桂吉邦就打算留在陈山村，留在这个羌家女儿的身边，和她守候一辈子。

姻缘就这样定了。村子里的几个长者被请了过来，陈家要娶新女婿了，大伙定要坐在一起议一议，顺便吃顿酒席。这是常年的规矩。陈家取下挂在房梁上的老腊肉，再煨上自家煮的包谷酒，一桌上等的宴席摆了上来。

桂吉邦和陈富蓉都被请到了桌子上，按长者的意思并排坐着，让双双表个态。毕竟初次见面，俩人虽已倾心，却总觉得羞涩，便低着头，一言不发。

一位长着白胡子的老人捋了捋胡须笑着说话了：“虽然我们是羌人，订婚这样的大事，羌人规矩可是太多了，可现在是新社会，讲究婚姻自主，这事儿成不成，还真得由你们自己说哩。我们都是来吃饭的哟。”说完，白胡子老人高声笑了。

坐在一旁的媒人咳嗽一声，用烟袋锅捅了捅桂吉邦。

桂吉邦抬起头来，却不敢看一眼陈富蓉，吭哧了半天，总算说出一句话来：“我……我愿意过来。”

一桌子人都笑起来：“你愿意过来，你当然愿意过来，你也不问问人家富蓉要不要你过来。”

桂吉邦被大伙说得更不好意思了，重又低下头去。

“我愿意他过来。”陈富蓉扬起头来，先看看大家，又看看桂吉邦，目光里闪烁着坚定。

一桌子人都感到吃惊，富蓉这妹娃儿平常连句大话都不敢说，这一下咋就这么胆大了。

“好哇。”白胡子老人又开口了，“有富蓉这句话，那我们这顿饭就不白吃了。来，倒上酒，我们一起喝个够。”

一切来得就这么简单。挑了个日子，桂吉邦搬到了陈家，平淡而幸福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3. 想要个儿子

在陈山村，陈家本来还算个富裕人家。可就在前几年，家里遭了一场大火，几乎把什么都烧了个精光。这些年里，家里老人老了，大哥陈富清在外读书，兄妹里还有个哥哥是个残疾，一家子的担子几乎都落在富蓉一个人身上。她是依靠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张罗着重新盖起了房子，把新家操持起来的。几年过去，她真觉得有些累了，单薄的肩膀似乎已再难以承受这份重

负,她需要有一个帮手。多少时候,她一个人坐在山头,望着天空独自飞过的鹞鹰,心中不免流过丝丝感伤。她感到自己连那鹞鹰也不如,鹞鹰虽然独往独来,但它长着一对翅膀,想往哪里飞就往哪里飞。可自己哪里能有这对翅膀呢。桂吉邦的到来,让她不再感到孤单了,终于有个依靠了。小两口情投意合,总是出双入对、形影不离的,村里人把他们比成了屋檐下的燕子,一起起飞,一起衔泥,把个小巢筑得分外漂亮。可不是吗,清早,太阳还没出山,他们就一起下地去干活儿,林子的小路上总会留下小两口甜蜜的笑声。等太阳落了山,他们又一同归来,把小家侍弄得热热火火的。日子虽然还和往常一样,但富蓉觉得没那么累了。一天劳作之后,富蓉可以什么都不想,可以躺在丈夫的臂弯里好好地睡一觉,第二天起来就又觉得精神十足了。

长到二十多岁,富蓉很少出过门,过去最大的快乐就是听哥哥富清讲些山外的事。她就是张大了耳朵,也听不懂山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新鲜事。

“真有那么好吗,就像你说的那样?”她总是这样问哥哥。

哥哥笑一笑,带着一份得意:“一点没错,山外的世界是山里人不可想象的。你想不来,就别操那份闲心了。”

富蓉听了很不服气。

夜色迷人,月光透过树林洒在木窗上。富蓉躺在丈夫的怀里,说啥也睡不着。她在想,自己这一辈子已经交给这座大山了,外面的世界再好,跟自己已没什么关系,如果有了孩子,难道让他们也这样一辈子守着大山吗?

想到这里,富蓉推醒了丈夫,要跟他说说话。

“说什么话呀,我瞌睡了。”

富蓉懒得理会他,又是一顿猛摇。

“吉邦,我问你,你说我们是要个儿子还是要个娃娃儿?”

“都要,都要。”桂吉邦应付着。

“人家说的是第一个娃儿,能两样都要吗?”

“那是老天定的,我咋晓得。”

“人家跟你说正经的呢。”富蓉用手指狠狠地捅一下桂吉邦的心窝接着说,“听老人们讲,生娃儿这事,只要两个人成天都想着,想要什么就得什么。”

“真的?”桂吉邦好像被富蓉的话刺了一下,腾地挺起身子,愣在那里还是半信半疑。

“哄你不是个人。”

桂吉邦显然有些兴奋了,他起身擦燃一根火柴,点亮油灯,拿过来在富蓉眼前晃了几晃,认真地打量了几番她的眼神,看她并没什么毛病,然后若有所思地说:“如果真是那样,我想要个儿子,老大是个儿子下面就不愁了,就有人照顾了。”

“我跟你想的一样。”富蓉也兴奋地坐了起来。

“那说好了,我们先要个儿子。”

“我们每天都这样想,就一定能要个儿子。”

“都说禹王就是我们这地儿的人,说明我们这地儿还是能出息人的。今年六月六,我一定要带你到禹王庙那儿去上炷香,让禹王保佑我们上来就生个儿子。”桂吉邦无比深沉地说。

“嗯。”富蓉两眼泪汪汪的,盯着桂吉邦,抿着嘴不停地点着头,一种幸福的滋味在她心头缓缓地流动起来。

4. 汉羌之子

一九八二年的一个秋夜,整个羌山被一片雾霭包裹着。“哇——哇——”随着子夜山野里传来一阵婴儿啼鸣,陈大桂就这样来到了人世间。只不过那时的陈大桂还不叫陈大桂。

果真是一个男孩儿,桂吉邦抱起孩子跑到了煤油灯前,再一次看了个仔细。

“我有儿子了!富蓉,我们有儿子了!这一年来我们真没白想啊。”桂吉邦兴奋地喊叫着,泪水已盈满了眼眶。

富蓉无力地躺在床上,虚弱地伸出手来:“吉邦,把儿子给我看看,我要看看我们的儿子。”

桂吉邦颤抖着手,把孩子递给了妻子。

富蓉撑起半个身子,把孩子搂在了怀里:“吉邦,拿亮来。”

桂吉邦赶忙拨亮了油灯的捻子,把灯盏拿到了母子跟前。

“好漂亮的一个娃儿啊,眼睛像你,像极了。”

“这皮肉跟你一模一样,白里透着粉红咧。”

“快给儿子起个名儿吧。”

桂吉邦在屋子里踱了几步,思索了片刻,说:“大名怕还得让孩子舅舅给起一个,他是大学生,有文化。小名嘛,我们就叫他大娃吧。”

“大娃,大娃。”富蓉呼唤着这个陌生而又亲切的名字,高兴得不知如何

是好了。她将儿子捧到面前,在那白嫩的身子上狠狠地亲了几口,嘴里不停地唠叨起来,“大娃,大娃,我们的大娃有名字啰。”

听到婴儿哭叫,老奶奶跌跌撞撞地从自己屋子跑过来,一把就把婴儿揽在了怀里:“乖呀,我的乖孙儿,我们陈家有后了,你可是羌人血脉呀,乖呀,我的乖孙儿。”

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山里已有些凉了,可陈家满屋子却是热乎乎的。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使这个山野人家充满了温馨。

当一抹晨光在山野里画出几道绚丽的色彩,整个陈山村人,几乎都知道了这件大喜事:“富蓉生儿子了。”乡亲们一窝蜂拥到了院子里,有的用手捧来几只鸡蛋,有的包上一斤红糖,有的甚至逮来了自家生蛋买盐的老母鸡,这些都是坐月子的女人需要的东西呀。

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吵着要在陈家等晌午的喜酒喝。

“这可是个好日子啊,大娃肯定是个出息人。”

白胡子老人吸一口烟,慢吞吞地说:“我们陈山村祖祖辈辈也就这个屋场能出息人,他舅舅富清出生的那天也是个好日子,我在场,我说过他要出息,他果然就出息了。”

“那您老真是金口玉言。”隔壁的婶子说,“您说我们这也是一墙之隔,怎么祖祖辈辈都是当农民的命呢?”

“这就叫命,人一出生,命就定下了。”白胡子老人无比神秘地说,“大娃是个好命啊,他有好多地方与众不同。他是汉族与羌族两种精血的结合,羌族和汉族本来就同出一宗,后来分成了两股血统,吉邦与富蓉的结合,其实就是将汉羌两股精血重新组合在一起,生出娃儿就具有汉羌两族的性情,也集中了汉羌两族人的容貌。不信我在这儿跟你们打个赌,这个娃肯定既聪慧又漂亮。”

白胡子老人说的话没人不信的,不会有人跟他打赌,否则必输无疑。人们嬉笑着,等候着晌午的到来,他们要好好地吃一回陈家的喜酒,沾点喜气。

正像白胡子老人说的,大娃确实生得漂亮,黑黑的眉毛下,一双大大的眼睛,雪亮雪亮的,像两颗明珠,看上去就是一副机灵样子,村里人没有不喜欢他的。

5. 倔孩子

大娃属于那种省事比较早的乖孩子。刚刚两岁的时候,别人家的孩子

才学会走路和说话,大娃就可以跟父母到园子里拣菜了。他看见妈妈在菜园子里种了那么多的菜,自己也想种一棵。妈妈在一块巨石旁边,找到了脸盆大的一块地方,把它划给大娃,又交给他一颗南瓜子,让大娃自己去种。大娃认真地将这颗南瓜子埋在土里,并天天都去守着它,盼着它长出新芽来。妈妈说,种下瓜子后还要浇水、上粪,这样瓜秧才能长出来,才能结出大南瓜。大娃每天就去给瓜子浇水,还从鸡窝里铲些鸡粪培在土里。父亲说,尿就是最好的肥料,浇到上面,既是水分也有了养料。从此,大娃一到有尿了就提着裤子往他种瓜子的地方跑。过了几天,瓜子发芽了,慢慢地从土里钻了出来,大娃别提有多高兴了。瓜秧一天天长,藤蔓爬上了岩石,大娃也跟瓜秧一样在慢慢长大。大娃成天守着他的瓜秧,盼着它结出果实来。终于等到瓜秧开花的那天,大娃激动得几乎一夜都没睡好觉。第二天一大早,大娃便起了床,一直守着瓜秧不愿回家。中午太阳大,大娃晒得一头大汗,妈妈喊叫着让他回屋,他说啥也不愿回去,他说他要看着他的瓜秧长大,要给瓜秧做伴。一天夜里,一家人都躺下了,突然下起了大雨,奶奶随便说了句:“哎哟,雨下得这么大,怕是要把大娃的瓜秧打坏了。”大娃听了突地从床上跳起来,光着屁股,拿起一块塑料布就往菜园子跑。

“雨大,快回来。”妈妈在后面喊道。

大娃连理也没理,冲到他的瓜秧跟前,用那块塑料布把瓜秧严严实实地盖上,还搬来几块石头把四周压得紧紧的,等回到屋里,自己却成了个泥娃娃。

妈妈说:“这个孩子啊,干事太倔了。”

父亲说:“男娃子,还是倔点儿好。看大娃这个倔劲儿,说不定今后还真能干点事儿出来呢。”

大娃的瓜秧总算结出了一个小小的瓜儿来。大娃很严肃,对全家人公布了他的决定,所有人只能看不能动。

日子一天天过去,大娃的心也一天比一天舒畅了,因为瓜儿一天比一天大,绿油油的,显得特别精神。没过多久,大娃的南瓜已长到一尺多长了。他说了,他要等着南瓜长老,再从南瓜肚子里弄出很多南瓜子,来年再种许多南瓜。

地里的活忙不赢,一天,父亲请来几位乡亲帮着干活,到了中午,留在家里吃顿便饭。

母亲为难地说:“菜地里一点新鲜菜都没有了,只有一个南瓜,但那是大娃的,谁也不敢动啊。”

大娃正在一边玩耍,突然听见母亲提到自己的南瓜,心头不禁一惊。

“那咋办呢?要不去邻居家借一个,回头菜长出来了再还过去。”父亲说。

母亲解下围裙正准备出门,大娃拦住了她说:“妈,你等一会儿,我就来。”说完撒腿不见了影子。

过一会儿,大娃回来了,只见他扛着一个大南瓜飞跑过来。

妈妈喊:“大娃,哪儿来的南瓜?”

“我的,我的南瓜。”大娃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你不是说不让摘的吗,怎么你自己摘了?”妈妈心疼地说。

“待客吧,用我的南瓜待客。”大娃骄傲地说。

妈妈过去接过南瓜,又摸了摸大娃的头说:“大娃呀,你真是长大了,会替大人操心了。”

大娃的南瓜炖了满满一锅,盛到了饭桌上。乡亲们听说这是大娃种的南瓜,都赞叹着品尝起来:“大娃就是聪明啊,种的南瓜都比别人的甜啦。”

吃饭的时候,大娃出去了,一个人守在瓜秧那儿落了一顿泪。父亲看见了,母亲也看见了,都没去叫他,只是叹息地说,大娃自己种的南瓜自己却一口也没尝到哇。

6. 长大不养鸡

大娃还养过一只鸡。家里孵了一窝小鸡,破壳后,母亲挑了一只最漂亮的交给大娃说:“大娃长大干什么呀?”

大娃感到奇怪,以为母亲要他长大了养鸡,马上便说:“我长大了不养鸡,我要上学。”

“大娃当然得上学啰。”妈妈说,“上学是不是得要书本啦?”

“要哇。”

“书本是不是要花钱买呀?”

“是啊。”

“那大娃自己挣钱攒着买书本,那才叫有本事呢。”

“我怎么挣啊?”

妈妈说:“我把这个小鸡交给你,你养着它,它可以帮你挣钱的。”

大娃听懂了,连忙说:“太好了,我养着小鸡,小鸡长大了可以生蛋,生了蛋就可以卖钱了。”

妈妈说：“大娃真聪明，你养好了小鸡，小鸡能下许多蛋，不仅能卖、能吃，还能孵出更多的小鸡，这样你不是就有钱买书本了吗？”

大娃激动得一把将小鸡捧在手心里，再也不想放它下去了。

从此，这只小鸡就归大娃照料了。

大娃每天给小鸡准备好吃的，成天把它带在身边，没要多久两个就分不开了。大娃走到哪里，都会听到有一只小鸡在屁股后面吱呀吱呀地叫着。

大娃的小鸡果真争气，比其他小鸡长得快，也长得壮实。到第二年，大娃就攒了一篮子鸡蛋，卖了钱，父亲和母亲想给他买件新衣服，大娃坚决不干，他说这是他上学后用来买书本用的。大娃一直养着这只鸡，小心翼翼地侍候着它，几年上学的学费都这样保障着，直到他九岁进城读书离开家为止。后来这只大黄母鸡老了，死了，家里人也舍不得吃它，妹妹代表大娃将它埋了起来，还用石头给它做了一个小小的坟墓。

7. 识字

等到大娃慢慢懂事以后，桂吉邦绞尽脑汁，将肚子里识得的几个字都掏出来，有空就告诉大娃。大娃学习识字很快，只需要拿根木棍子在泥地上写上几遍，大娃便牢牢地记住了。孩子生得聪明，这一点，让桂吉邦两口子很是欣慰。

桂吉邦教大娃认的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家”字。虽然他自己也解释不清“家”到底是什么意思，但他知道“家”很重要。他对大娃说，“家”就是爸爸、妈妈和大娃，当然还有奶奶，这个“家”是一个小家，还有一个大家，好多好多的小家加在一起，就成了好大好大一个大家，人人都过得很快活，家家都有一个大娃一样的人，那就是国家……

听到这里，大娃懵懵懂懂地指着蓝天问：“天那边都是我们国家吗？”

桂吉邦不知如何回答，只好说：“只要我们能看得到的地方，都是我们的国家。”

这一下，大娃有些沮丧了，说：“要是没这山挡着就好了，那样，我们的国家就很大很大了。”

孩子毕竟是孩子，不可能懂这么多，但对于家，桂吉邦感触实在太深了。由于老家穷，兄弟姐妹九个，父母没钱给他收亲娶媳妇，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来到了陈山村。但幸运的是，他碰上了陈富蓉，组成了一个家，而且还有了大娃这么聪明个儿子。家太重要了，这个家来得太不容易了，他要好

好守护这个家,而且也要让儿子早早地懂得这个道理。

8. 奶奶的故事

大娃是浸泡在奶奶的故事里慢慢长大的。

每到月亮爬上山,奶奶的故事就要开始了。

奶奶说,大娃呀,可别小看了我们这片羌山啊,在几千年前就很有名了。在北周武帝天和元年就有了北川县了。史书上都写着呢,我们这里就是古代治水英雄大禹出生的地方。

奶奶说,远古的时候,有一个火神和一个水神,两个人一见面就打架。有一回呀,两个神仙打了七七四十九天,水神败了,心里不服气,到处放洪水,大地都成海了,淹死了好多羌民。有一个天神叫木比塔,他可怜那些被淹的羌民,召集神仙开会,选一个叫大禹的龙神下凡,带着人们治水。大禹投胎的那天,他的母亲见到蓝天上飘着一朵羊角花一样的云彩,云彩中掉下一块雪白的石头,大禹的母亲肚子里就怀上娃娃了。大禹出生时,三天三夜生不下来,一个叫俄司巴西的女神看了心疼,就用神刀割开了她的肚子,大禹就降生了。娃娃一生出来满身是血,就到山间水塘去清洗,血水染红了水塘和塘里的白石。这些地方现在都还在呢,有剝儿坪,有洗儿池,还能看到血石呢。

大娃张着耳朵一个劲儿地听着,等奶奶讲完了这一段,才开始问话,一问就是一连串问题。

“奶奶,神仙割开了大禹妈妈的肚子,她疼吗?”

“当然疼啊,每个妈妈生娃娃都很疼的。”

“我生下来时也满身是血吗?”

“是呢,也是红红的。”

“我是在哪里洗的?”

“你呀,在一个木盆里,我们可不能让大娃一生下就洗凉水哟。”

大娃似乎感到有些遗憾,竟轻轻叹出口气来。

奶奶说:“大禹是神仙,也是个英雄,不怕冷水的。可大娃是人,会怕冷水的。”

“神仙能成英雄,人也能成英雄吗?”

“能,能成,只要大娃争气,长大了也可以做个英雄。”

“奶奶,英雄是什么?”

“英雄啊，英雄就是帮人民打敌人，打坏人，保护百姓的人。”

大娃若有所悟地点着头。

奶奶的故事总也讲不完，等第二天天一黑，大娃又坐到了奶奶怀里，那故事便又开始了。

奶奶说，毛主席领导的红军，长征时就打我们这里路过。那时候，奶奶还年轻，还为红军做过不少事呢。那些红军可了不得啦，年纪都不大，可打起仗来凶得很啦。那次红军在北川住了一百多天，建立了好多新政权呢。他们天天都要打仗，好多年轻的红军都被敌人打死了。

大娃躺在奶奶怀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奶奶，听奶奶不停地絮叨着，听完一段必然要问几个问题。

“什么叫新政权？”大娃突然问。

奶奶笑了，想了想说：“红军打败了坏人，让穷人当家，穷人说了算，这就叫新政权。”

“后来呢？”大娃充满了好奇。

“哎，后来呀，红军走了，敌人就来了，血洗了北川县城，杀了好多帮助过红军的人，奶奶也是死里逃生啊。”

“敌人为什么那么坏呀？”大娃问。

“因为他们是敌人嘛。大娃快快长大，长大了也去当个兵，像当年红军那样，打坏人，就可以保护奶奶这样的人了。”

9.“我是哥哥”

在大娃三岁的时候，妹妹降生了，时辰也在一个夜晚。

那一晚，从来不哭不闹的大娃莫名其妙地哭了一宿，闹得奶奶抱都抱不住，直在怀里打滚。

到了第二天早上，大娃磨磨蹭蹭地走到母亲的床前，伸着脖子，想看看妹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妈妈问他晚上为什么哭，大娃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妈妈说：“大娃，你有一个妹妹了，从此你就是哥哥了。”

大娃说：“哥哥是做什么的？”

妈妈说：“哥哥专门保护妹妹的，妹妹有什么事情，都要哥哥帮忙，就像老母鸡保护小鸡一样。”

说完母亲把妹妹抱到大娃面前，让大娃好好看一看妹妹。

一看到大娃，妹妹咧嘴笑了，腿也不停地蹬弹起来。

妈妈说：“妹妹是在亲热你呢，她喜欢你这个哥哥。”

大娃把妹妹揽在怀里抖了抖，说：“妹妹，我是哥哥，知道吗？”

妹妹再次咧嘴笑起来。

妈妈接过妹妹捂进了被窝，对大娃说：“大娃呀，你现在是哥哥了，跟过去不一样了，以后爸妈都要下地干活儿，很忙，妹妹就交给你照顾了。”

“行。”大娃说，“你们干活，我背着她，带她玩儿。”

“好哇，大娃懂事了，只有大娃懂事，妹妹才会懂事，妹妹会跟着哥哥学的呀。”

听了妈妈的话，大娃若有所思地不停点着头，然后跑到道场里一边跑一边大声叫喊着：“我是哥哥喽，我当哥哥喽。”

因为有了妹妹，大娃似乎感到自己跟过去不一样了，大人们不再围着自己转了。同时，妹妹的到来，也给他带来了快乐，忽然之间，他觉得自己长高了。

虽然日子并不富裕，但日子还是快乐的。孩子一天天长大，未来总是充满了希望。

对桂吉邦两口子来说，只有一件事让他们十分伤神，大娃的身体总是有些虚弱，动不动就要闹点病。山里没有医院，看病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村里有个医生，但条件有限，药品也不齐全，生了病，开点中草药熬了灌下肚，也就打发过去了。如此这般，大娃长到五六岁，身子仍然又瘦又小。他信守着自己的诺言，一直担负着照顾妹妹的责任。每当看着他背着妹妹跑上跑下，累得精疲力尽的样子，邻居们都觉着心疼：“大娃那么小的个子，怎么背得动妹妹哟。”

大娃擦一把汗说：“背得动，我有劲。”

10. 冒雨找医生

妹妹长到两岁的时候，一天，奶奶生病在家，桂吉邦两口子早早地就出去帮别人干活儿去了。这叫换工，农忙的时候，乡里乡亲都这么帮着干，答应好了是不能不去的。妹妹没人管，只好让大娃带着在家里玩。

到了下午，老奶奶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地里来叫富蓉，喊着说妹子生病了，已经人事不省了。

两口子急忙扛着锄头回到家里，发现大娃不在家，女儿躺在屋子中央